

第七三九冊

經濟彙編

樂律典

琴瑟部

琵琶部

笙篪部

箏部

阮咸部

五絃部

管部

簫部

簫部

簫部

簫部

簫部

簫部

(卷)

二〇一—二三

二二—二四

二五—二六

二七—二八

二九—三〇

三一—三二

三三—三四

三五—三六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宮 夷 商 無 角 正 太 中 正 太 徵 正 太 羽 正 仲 和 正 林
大呂宮
已上六調爲下調第三絃爲黃鐘故下大呂一律

中琴圖二

一絃 二絃 三絃 四絃 五絃 六絃 七絃
林鐘宮
商 角 應 中 大 徵 正 太 羽 正 姑 和 正 林
太簇宮
徵 南 羽 應 和 大 宮 正 太 商 正 姑 角 正 林 中 正 夷

宮 南 商 應 角 正 大 中 正 太 徵 正 姑 羽 正 林 和 正 夷
姑洗宮
中 無 徵 應 羽 正 大 和 正 太 宮 正 姑 商 正 林 角 正 夷

和 無 應 官 應 商 正 大 角 正 太 中 正 太 徵 正 姑 羽 正 林 和 正 夷
應鐘宮
角 無 中 黃 徵 正 大 羽 正 太 和 正 太 宮 正 姑 商 正 林 角 正 夷

蕤賓宮
已上六調爲高調第三絃爲大呂故高黃鐘一律

小琴圖一

一絃 二絃 三絃 四絃 五絃 六絃 七絃
黃鐘宮
和 應 官 正 太 商 正 太 角 正 姑 中 正 太 徵 正 太 羽 正 仲 和 正 林

仲呂宮
中 應 徵 正 太 羽 正 太 和 正 太 宮 正 姑 商 正 林 角 正 夷
無射宮
宮 無 商 正 太 角 正 太 中 正 太 徵 正 太 羽 正 仲 和 正 林

宮 無 商 正 太 角 正 太 中 正 太 徵 正 太 羽 正 仲 和 正 林

夾鐘宮
徵 無 羽 正 黃 和 正 太 宮 正 太 商 正 仲 角 正 林 中 正 夷
夷則宮
商 無 角 正 黃 中 正 太 徵 正 太 羽 正 仲 和 正 林 宮 正 夷

大呂宮

羽 無 和 正 黃 宮 正 大 商 正 太 角 正 仲 中 正 林 徵 正 夷
已上六調爲下調第二絃爲黃鐘故下大呂一律

小琴圖二

一絃 二絃 三絃 四絃 五絃 六絃 七絃
林鐘宮
角 應 中 大 徵 正 太 羽 正 姑 和 正 林 宮 正 林 商 正 南

太簇宮
羽 應 和 正 大 宮 正 太 商 正 姑 角 正 林 中 正 夷 徵 正 南
南呂宮
商 應 角 正 大 中 正 太 徵 正 姑 羽 正 林 和 正 夷 宮 正 南

姑洗宮
徵 應 羽 正 大 和 正 太 宮 正 姑 商 正 林 角 正 夷 中 正 夷
應鐘宮
宮 應 商 正 大 角 正 太 中 正 太 徵 正 太 羽 正 仲 和 正 林

蕤賓宮
中 正 黃 徵 正 大 羽 正 太 和 正 太 宮 正 姑 商 正 林 角 正 夷
已上六調爲高調第二絃爲大呂故高黃鐘一律

右十二均七音琴圖律之大者常在大絃律之小者常在在小絃若夫宮商則無定位有以第一絃爲宮者有以第二絃爲宮者有以第三四五六七絃爲宮者宮旋而律不旋正所謂旋宮也先儒泥于宮濁羽清之說遂謂宮商常在大絃徵羽常在小

絃及至論律則有正律變律之別此乃律旋而宮不旋非所謂旋宮也要之旋宮譜中所用諸律皆正律耳無變律之理也但有變宮變徵二音變宮變徵二音亦正律也或誤指爲變律非也宜正其名名之曰中和者所以破陳暘樂書之謬也



正字出處
後漢志曰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
應字出處
樂記註曰宮商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樂之器彈其宮則衆官應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易曰同聲相應和字出處

春秋左傳齊景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同字出處

樂記疏引易曰同聲相應易文言文謂同聲相應之義也同聲雖相應不得爲樂必有異聲相應乃得爲樂耳

宋朝琴制第一絃爲黃鐘第二絃爲太簇第三絃爲姑洗第四絃爲蕤賓第五絃爲林鐘第六絃爲南呂第七絃爲應鐘各隨鐘律彈之與古法合但以七徽爲中聲其說非是

總論琴瑟

講律呂者爲興樂耳律者體也樂者用也體用兼備庶幾全書先儒獨詳於律而略於樂有體無用非全書也琴瑟笙互相爲用曲禮曰士無故不徹琴瑟而燕射及鄉飲鄉射獨有瑟而無琴鹿鳴先瑟而後琴山樞車鄰只言瑟而不言琴論語言瑟再三亦不言琴以此觀之瑟之於琴尚矣自操縵失其傳而絃歌之聲遂絕不絕如絃者琴與笙在也以笙定琴以琴定瑟則得之矣

雅樂祕傳子午二琴

北極在子南極在午子午者天樞也故最尊最貴超勝餘方也子即黃鐘午即蕤賓十二律中惟此二者最尊最貴是以琴家尚之爲雅樂樞機也

子琴七音定絃捷法

一絃黃鐘爲宮吹上字按十徽定之實音爲仲呂散聲即黃鐘

二絃太簇爲商吹尺字按十徽定之實音爲林鐘散聲即太簇

三絃姑洗爲角吹工字按十徽定之實音爲南呂散聲即姑洗

四絃蕤賓爲中吹凡字按十徽定之實音爲應鐘散聲即蕤賓

五絃林鐘爲徵吹合字按十徽定之實音爲黃鐘散聲即林鐘

六絃南呂爲羽吹四字按十徽定之實音爲太簇散聲即南呂

七絃應鐘爲和吹一字按十徽定之實音爲姑洗散聲即應鐘

午琴七音定絃捷法

一絃大呂爲徵吹上字按十一徽定之實音爲仲呂散聲即大呂

二絃夾鐘爲羽吹尺字按十一徽定之實音爲林鐘散聲即夾鐘

三絃仲呂爲和吹工字按十一徽定之實音爲南呂散聲即仲呂

四絃蕤賓爲宮吹凡字按十一徽定之實音爲應鐘散聲即蕤賓

五絃夷則爲商吹合字按十一徽定之實音爲黃鐘散聲即夷則

六絃無射爲角吹四字按十一徽定之實音爲太簇散聲即無射

七絃黃鐘爲中吹一字按十一徽定之實音爲姑洗散聲即黃鐘

雅樂祕傳定瑟絃法

解絃更張草草上畢斜排瑟柱如箏馬然只作一行勿作兩行將柱排就然後定絃只許緊絃不許移柱欲常如鴈行耳彈時移柱無妨不可膠也後項白文五十一字寫紙條貼岳上

黃中第一絃黃鐘中聲與子琴第一絃散聲同

大中第二絃大呂中聲與午琴第一絃散聲同

太中第三絃太簇中聲與子琴第二絃散聲同

夾中第四絃夾鐘中聲與午琴第二絃散聲同

姑中第五絃姑洗中聲與子琴第三絃散聲同

仲中第六絃仲呂中聲與午琴第三絃散聲同

蕤中第七絃蕤賓中聲與子琴第四絃散聲同

林中第八絃林鐘中聲與子琴第五絃散聲同

夷中第九絃夷則中聲與午琴第五絃散聲同

南中第十絃南呂中聲與子琴第六絃散聲同

無中第十一絃無射中聲與午琴第六絃散聲同

應中第十二絃應鐘中聲與子琴第七絃散聲同

黃清第十三絃黃鐘清聲與子琴第一絃七徽實音同

大清第十四絃大呂清聲與午琴第一絃七徽實音同

太清第十五絃太簇清聲與子琴第二絃七徽實音同

夾清第十六絃夾鐘清聲與午琴第二絃七徽實音同

姑清第十七絃姑洗清聲與子琴第三絃七徽實音同

夾中隔八下生無中
無中隔六上生仲中
勾夾擘無
擘無抹仲

是細大易序貴賤易位也儒者謂曰善韓子法家者流矯枉過正泥

是喻雖然韓子不獨善喻亦可謂知瑟矣蓋瑟大絃小絃互相唱和古之制也專以小應大近代之拘也上古瑟制周世猶存韓子蓋據當時所親見者如此禮失求諸野斯之謂歟學者取其幸覩瑟制之存不以文害辭而有意逆志可也遂謂儒家真不鼓瑟正猶痴人前說夢耳好事者又從而辨之非夢中說夢乎近代惑於其說因而改易古人瑟制若今太常之所習者誤矣又按莊子文子二書皆云瑟鼓之二十五絃皆動其言最古必有所本是周人未嘗謂中絃不彈也淮南子書亦云瑟鼓之二十五絃皆應是漢人未嘗謂中絃不彈也杜氏通典云頌瑟二十五絃盡用之則知唐制亦與周漢制同文獻通考云宋朝太常瑟用二十五絃具二均之聲第一絃黃鐘中聲第十三絃黃鐘清聲左右手五應清正聲相和所謂第十三絃卽中絃也旣言互應必非不彈矣原夫初設黃絃主意以其絃多難辨遂將黃鐘黃之親黃絃卽知是黃鐘使人易認彈不錯耳後乃傳說謂君絃不宜彈於君絃旁添設黃鐘當隔八乃隔九誤矣然非初設黃絃者之意也大樂以作爲吉不作爲凶有故則設而不作旣添設君絃乃設而不作非吉兆也無乃不可乎愚議黃絃之設無可無不可但作黃鐘彈之其旁便作大呂勿重添黃鐘也第二十五絃爲黃鐘清聲俗呼六者是也夫如此則隔八相生而無不協矣返本還原循環無端乃最精之妙義亦復古制之一端也雖然不如不用黃絃尤妙此惟可與達者言之古用瞽者鼓瑟而朱黃其何能別哉大抵瑟之爲器絃雖多而指法極少初學惟患不熟熟則絕

妙超勝於琴遠矣好古君子宜盡心焉

初學操縵口訣

以笙定琴 以琴定瑟 以簡馭繁 萬無一失
瑟音雖多 琴律止七 琴有乃彈 琴無不必
琴引瑟音 瑟協琴律 琴瑟協同 音律引出
琴瑟非二 音律如一 皆成操縵 則能事畢

以下瑟譜
指法不載

論絃歌二者不可偏廢

序曰歌以絃為體絃以歌為用絃歌二者不可偏

廢故論之

書名絃歌要旨者臣父恭王之所傳而臣之所受者
也其旨有四曰總條理以安節致中和以安律始操
縵以安絃終博依以安詩四者所為絃歌之要旨也
原夫為書之意蓋慮世儒習歌詠者則有矣鼓琴瑟
者或鮮焉故先之以琴瑟又慮學琴瑟者則有矣通
律呂者或鮮焉故先之以律呂又慮講律呂者則有
矣明節奏者或鮮焉故先之以節奏觀其次序先後
察其本末始終無非顯微闡幽之意謂之要旨不亦
宜乎謹錄於左

絃歌要旨序

夫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故曰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孔門禮樂之教自興於詩始
論語曰取瑟而歌又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其非
病非哭之日蓋無日不絃不歌由是而觀則知絃
歌乃素日常事所謂不可斯須去身信矣至若子
游子路會暫之徒皆以絃詠相尚伯魚未學周南
召南則以面牆之喻規之其諄諄誘以詩樂而無

間也宋朝道學之興老師宿儒痛正音之寂寥擇
取二南小雅十數篇寓之墳籍使學者朝夕歌詠
近世行鄉飲亦不廢歌詩儒生往往習此雖不以
為異事然而徒歌無絃歌又不能造夫精妙之地
使人聽之而惟恐臥實有以致臥也臣父南還得
祕傳操縵譜以授臣曰徒絃徒歌非所謂絃歌也
欲學絃歌慎毋忽此臣對曰唯遂習而傳之因借
為之序曰操縵安絃其來尚矣今琴家定絃所彈
操縵譜即古操縵之遺音也口耳相傳不記文字

詞旨淺俗學者輕之殊不思禮失求諸野樂失亦
然始末可輕之也按舊譜云定當達理定達理定
定當達理定凡三句共計十三字從頭再作是為
二章合二章為一篇名曰古操縵引詳其詞旨蓋
謂定絃之人當達定絃之理然後可定也下文二
句嗟嘆之耳雖擬絃音而作亦未必無謂也別傳
譜云風清月朗聲月朗聲風清月朗聲是亦有謂
而作蓋此五字而其四義謂正應和同也正者本
律散音風月二字是也應者本律實音清字是也
和者相生之音朗字是也同者齊撮之音聲字是
也風清二聲為同月朗二聲為和凡律為陽而呂
為陰以律應律以呂應呂曰應以律和呂以呂和
律曰和以陽配陽以陰配陰謂之同而不和以陽
召陰以陰召陽謂之和而不同琴瑟譜中皆有正
應和同四義具此四義謂之操縵否則左傳所謂
專壹是也故學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絃不學博
依不能安詩安樂也安絃樂於絃也安詩樂於詩
也操者持也縵者緩也持於絃聲則歌聲緩所謂

歌末言也博者多也依者倚也倚於歌聲則絃聲
多所謂聲依末也歌彼一字絃此二段二段既盡
一字方終勿令歌聲先盡而絃聲未盡勿令絃聲
先終而歌聲未終絃與歌與絃交相操持互相
依倚不知歌之為絃絃之為歌物我兩忘而與俱
化養性情致中和由乎此也前段第一聲擊金鐘
為節後段第一聲擊玉磬為節所謂始終條理者
也無鐘磬則以缶為節趙王鼓瑟秦王擊缶是也
絃聲數十擊節止二此所謂繁文簡節之音也初

學琴瑟必先學此雖然嘗思之舊譜一篇分作
二章每章三句象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也首句
五字象五聲也次則八字象八音也共十三字象
琴十三徽也一篇之間總節有二象兩儀也一章
之間細節有八象八卦也絃聲十三象十二月及
閏月也其旨深奧非聖人不能作然昔人所傳譜
詞涉鄙俚故好事者頗潤色之或借風清月朗字
義或采古人見成語言用擬絃音猶樂家所謂填
詞也不過識音律明節奏開示初學而已若夫魚
兔既得筌蹄宜棄絃聲添減存乎其人不必拘十
三聲也惟總節二與細節八則不添減耳故操縵
譜有十三字者有十六字者絃聲多寡大同而小
異也今列數種于左庶後世學者知所變通云

十三字操縵

前段名曰金聲	定當達理定	達理定	定當達
後段名曰玉振	定當達理定	達理定	定當達

右係琴家所傳舊譜乃太古遺音也

又十三字操縵

前段名曰金聲 風清月朗聲 月朗聲 風清月朗聲

後段名曰玉振 高山流水聲 流水聲 高山流水聲

右係琴家別譜亦名風清月朗是也

又十三字操縵

前段名曰金聲 滄浪之水清 之水清 可以濯我纓

後段名曰玉振 滄浪之水濁 之水濁 可以濯我足

右係借古語擬絃音猶詞家填腔也

十六字操縵

前段名曰金聲 滄浪之水清兮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兮

後段名曰玉振 滄浪之水濁兮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兮

右係借古語擬絃音猶詞家填腔也

又十六字操縵

前段名曰金聲 月朗風清流水高山月朗風清流

水高山 後段名曰玉振 風清月朗山高水流風清月朗山高水流

右係琴家別譜亦名月朗風清是也

又十六字操縵

前段名曰金聲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

後段名曰玉振 故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右係借古語擬絃音猶詞家填腔也

論曰音節之生猶乎人之心也天君泰然則百體從令條貫乖方則音節違和曰和曰節無餘蘊矣周禮小師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者齊聲如一之謂也節者板眼如一之謂也故孟子稱仲尼金聲而玉振之取譬於鐘磬也虞書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商頌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周禮鍾師磬師掌金奏敎縵樂儀禮奏騶虞閒若一註謂閒若一者重節也古人於樂重在節奏今人學歌學琴多無板眼何也板眼者節奏之謂也節奏者操縵之謂也故學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絃不學博依不能安詩學琴學歌先學操縵為第一之要務操縵失傳則雅樂失傳矣舊傳操縵每段各十六聲今或省去三聲蓋所省三聲者亦猶文章中助字云

已上總條理以安節

論琴五音七音

琴有七絃當具七音世所傳者五音為均何也蓋五音為均者古謂之五絃琴其第三絃舊名中絃故史記謂琴宮絃居中央君也商張右旁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正矣猶瑟宮絃為君而居中央者也七絃之琴係七音為均者宮絃亦居中央惟五音為均者則以第三絃為黃鐘此乃五絃琴宮之舊位而未嘗改也故管子謂宮數八十一徵數一百八羽數九十六徵羽之數各加一倍即此理也近世琴家不曉此

理指第一絃散聲為宮誤矣

論琴九徵十徽

琴之徵十有三惟第十徽與第九徵古人謂之中聲乃琴之最要也調絃定律不過二者之間而已律從濁漸清謂之降琴從第十徽降至第五徵謂之五節自十降九為第一節自九降八為第二節自八降七為第三節自七降六為第四節自六降五為第五節五節之外濁者益濁清者益清皆非中聲雖有餘徵而雅樂不用也昭元年左傳曰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煩手淫聲慍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慍心也此之謂也

祕傳定琴瑟法

孟子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後漢律曆志曰絃之緩急清濁非管無以正也詩云鼓瑟鼓琴笙磬同音雖無律而有笙定不難矣拔出笙簧而單吹之令善琴善箏者解去琴瑟之絃從新上之蓋瑟與箏大小雖殊而其上絃之法無異知箏不識瑟亦能上絃耳琴有五聲為均者亦有七音為均者上絃法略不同且論五聲者初學易曉也琴絃散聲為律之正音按第十徽為律之母按第九徽為律之子律母云者能生散聲者也律子云者散聲所生者也先吹合字上第一絃按第十徽彈之令與笙音相同是為黃鐘次吹四字上第二絃按第十徽彈之令與笙音相同是為太簇次吹上字上第三絃按第十徽彈之令與笙音相同是為仲呂次吹尺字上第四絃按第十徽彈

之令與笙音相同是爲林鍾次吹工字上第五絃按第十徽彈之令與笙音相同是爲南呂其第六絃第七絃散聲與第一絃第二絃散聲相應此五聲爲均之琴也吹笙定絃畢復照調絃法再詳定之是上琴大略也

上瑟大略與上箏同將瑟絃通解畢新布拂拭乾淨尾端用錦一幅或用色紙代之先上中絃空彈散聲令與琴第三絃散聲相同復從中間挨次上之上絃聽音空彈散聲不須安柱第一絃第二絃散聲比琴第一絃散聲微低第三絃第四絃散聲與琴第一絃散聲同第五絃第六絃散聲比琴第二絃散聲微低第七絃第八絃散聲與琴第二絃散聲同第九絃第十絃散聲比琴第二絃散聲微高第十一絃第十二絃散聲比琴第三絃散聲微低自第十三絃起至第二十五絃散聲皆與琴三絃散聲同如是聽畢然後安柱外邊大絃安柱離尾岳內約有一肘裏邊小絃安柱離首岳內約有一肘然瑟長短不同但言離岳勿太遠勿太近可也餘絃安柱形如鴈陣排作一行勿作兩行俗士不曉排作兩行甚可笑也其定絃法以笙定琴以琴定瑟則十二律之音全矣

論黃絃不可不彈

莊子文子及淮南子之言瑟也皆云鼓之二十五絃皆動此乃古法至唐宋猶然也杜氏通典曰頌瑟長七尺二寸二十五絃盡用之盡用之者則中絃亦用矣文獻通考曰第一絃黃鐘中聲第十三絃黃鐘清聲即中絃也第二絃大呂中第十四絃大呂清第三絃太簇中第十五絃太簇清第四絃夾鐘中第十六

絃夾鐘清第五絃姑洗中第十七絃姑洗清第六絃仲呂中第十八絃仲呂清第七絃蕤賓中第十九絃蕤賓清第八絃林鐘中第二十絃林鐘清第九絃夷則中第二十一絃夷則清第十絃南呂中第二十二絃南呂清第十一絃無射中第二十三絃無射清第十二絃應鐘中第二十四絃應鐘清其第二十五絃文獻通考雖不言之蓋即中絃黃鐘之應聲也諸律中清各具二均而惟黃鐘則有大中小三聲者其中猶正律也大者倍律也小者半律也亦猶曆家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之義然餘律惟有二獨黃鐘有三者黃鐘至尊特異於餘律也和笙十三簧律準之十三絃十二律外而餘其一皆以小者爲黃鐘之清聲瑟之末絃爲黃鐘之清聲亦猶是耳中絃雖爲黃鐘元史已前都無黃絃之說不知始於何時初意原爲鼓瑟者易識庶免錯誤觀其黃色則知是黃鐘無別意也後乃傳訛遂謂黃絃爲君而不敢彈夫謂黃絃爲君而不敢彈則是樂聲中無君矣天下豈有無君之禮樂哉古人遇有變故則樂設而不作無故而於黃絃之君設而不作則不祥矣此不可不辨也宜照文獻通考改正爲便

論定瑟必須吹笙

詩云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又云鼓瑟鼓琴笙磬同音蓋琴瑟與笙最相合者也今人定瑟不用笙而用排簫則誤矣排簫之精製者亦無不可但恐不精製則不如笙也笙定瑟法先吹合字定第一絃爲黃鐘之中聲又吹合字定第十三絃即是中間黃絃爲黃鐘之清聲復吹六字定第二十五絃爲黃鐘之子聲吹

四字定第三絃及第十五絃爲太簇隔第二絃不先定者以俗笙無背四故也次吹一字定第五絃及第十七絃爲姑洗隔第四絃不先定者以俗笙無背一故也次吹上字定第六絃及第十八絃爲仲呂次吹勾字定第七絃及第十九絃爲蕤賓次吹尺字定第八絃及第二十絃爲林鐘次吹工字定第十絃及第二十二絃爲南呂次吹凡字定第十二絃及第二十四絃爲應鐘隔夷則無射而不先定者恐俗笙無工啞凡二音故也俗笙雖無此音其有者既已定則無者可推矣大呂在於合四二音之間比合微清比四微濁夾鐘在於四二二音之間比四微清比一微濁夷則在於尺工二音之間比尺微清比工微濁無射在於工凡二音之間比工微清比凡微濁俗呼背四背一啞工啞凡是也世俗之樂不用此音古樂旋宮則用之矣今太常瑟無此四律者旋宮法久廢故也是以合字上字尺字獨彈獨應四字一字工字雙彈雙應非古人彈瑟之法也已上一節專爲天下郡學之習雅樂者而論也若夫知音之士用子午琴以定之則又不必拘於笙矣

已上致中和以安律中者平也漸次而高不忽然不至於咽不出雖高不至於咽不起是爲中也和者齊也衆絃齊彈如同一絃衆管齊吹如同一管衆聲齊響如同一聲衆口齊歌如同

論學操縵捷徑法

古操縵有二種十六字者絃聲無間斷故不用齊撮十三字者絃聲有間斷故用齊撮耳二者不可偏廢各有妙趣有焉學十六字者專學十六字學十三字者專學十三字學笙者專學笙學歌者專學歌不許

混亂務要精熟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是為妙矣凡曰齊撮曰勾曰挑曰散曰按之類係是琴譜琴士知之係是笙譜僧道知之故不細解恐文煩也然起初學琴須琴士教之學笙亦須僧道教之最為省力仍須儒者依此書中所說而料理之方為雅樂不然則類乎俗琴俗笙矣笙吹出一口氣琴彈操一段笙吸入一口氣亦彈操一段琴要緩笙要隨琴緩不許緊吹及彈舌亦不許忽吹忽吸此謂之俗樂聲雅樂之笙最忌此也譬如學急口令偷換氣則謂之學吹笙亦如此知其甚難而固執之方稱操緩二字之義慎勿信口吹也記曰嘽諧緩易之音此之謂也

論雅琴只按十徽

琴有十三徽微間復有二十四律之位每調按絃各照律位取其實音以配散聲迭相應和皆可以彈操緩而其指法則皆不同大率七徽以左是為正律七徽以右是為半律或正或半隨歌高下音調既熟通變由人今不悉載也如或未然只用九徽十徽一節其音亦無不備蓋此兩徽實乃琴體三分之二四分之三黃鐘損益上下相生之正位焉其音純正超勝諸徽故琴道尚之耳

論雅琴不用吟猱

凡琴之曲有雅有鄭鄭衛之聲貴泛音而尚吟猱雅頌之音貴實音而尚齊撮是故先王之樂琴曲之中以十分言之齊撮居其三蓋琴瑟之與笙此三器最相似瑟無吟猱琴亦無之笙之獨實不能成音必合兩三簧而後成音則知琴瑟亦然獨彈一絃不能成音必撮兩三絃而後成音先王之樂琴瑟笙簧未有

不相合者詩云鼓瑟鼓琴笙磬同音此之謂也世俗琴曲則不然蓋吟猱多而齊撮少古所謂鄭衛之音也切宜忌之以下五音七音琴瑟操緩指法不載

月琴

晉師曠作中為月形圖寫山水

師襄

衛師襄作肩項直而深端有亂紋如絲綴七十二調作八百九十曲為孔子師

鳳喙

衛師曹作頂上綴兩圓蟬作三十九引定六十七調以琴調靈公每鼓琴有仙集

榮琴

孔子作哀鳴犢舜華

掩容一名振谷

閔子作孔子薦之為上卿後作離洞雲朝天鶴以獻孔子孔子知其有退意後乃辭歸

龍首

周召公之後姬剛所作於兩額間出尖勢廣二寸半有清實幽遠之音

龍腰

魯謝涓子作腰間作半月形三絃如七絃之音嘗遊江淮鼓琴於水側遇一女抱小綠綺撫弄非常俗之聲涓子訝之曰妾北陵之女也因授清江引

龍頰

魯賀雲作項肩斜出一寸二分五絃常於淮泗夜靜鼓琴忽有三人來曰我商三賢也先生之琴盡善然

於古法未甚協因授皎月風雷之曲

雙月

榮啓期作腰間為二小月形

覆杯

魏師經作於兩肩作廣翅橫二寸五絃

鳳勢

魏揚英作於兩肩腰間為飛尖勢廣二寸有霹靂聲

鳳舌

衛秦莊作鳳舌斜飛三寸下有峻形習徵調每坐風雪中鼓之俄有和氣陳虞命鼓琴當盛夏操南音忽西有雲起曲終雪已慘徑矣

神彈

秦陳章作于腰下覆四月相向妙作羽音當大暑一鼓清風颯然

龍腮

李斯作于鳳舌之上圓增三寸兩額間收廣二寸半作役免操

雷音

漢師中作於項綴盤環綴二續形峻有大絃小聲每彈則羣鳥集作平陵等曲

蟬翼

漢宋朦之作尾間綴尖蟬有風雲蕭散之聲

雲泉

晉劉安世作項旁為半月勢遇神女授江南春塞上月二曲

正合

南宋文帝元嘉年間之琴言與天地正和之氣合也

怡神

謝莊之琴其人七歲能文章當時稱江南獨步

連珠

隋逸士李疑作於玉女腰旁爲連珠絃音操清亮俗呼連珠先生作竹吟風哀松露草蟲子規山樂又綴三十六小調

王圻續文獻通考

琴瑟

製琴式斲桐爲面持梓爲底冰絃玉軫漆質金徽長三尺六寸六分首闊六寸通足中高二寸七分旁各高二寸腰廣四寸一分通足中高二寸旁各高一寸五分七絃十三徽如鼓樂則用七徽至七徽半而止取中之聲也

瑟式以桐木爲之繪錦長七尺首闊一尺一寸九分通足中高四寸旁各高三寸尾闊一尺一寸七分通足五寸旁各高三寸五分底首對嶽山有一圓竅徑三寸橫四寸尾底後一方竅徑四寸長五寸面上兩頭各有一眼二十五孔疏通以繫其絃絃長一丈二十四絃俱以朱絲中一絃名曰君絃以黃色總二十五絃各設一柱游移上下以笙和其音云凡瑟絃與琴絃不同琴以徽爲十二律絃爲七聲每一聲中具十二律故絃止用七足矣瑟絃每一絃止爲一律與鐘磬音律同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樂律典

第一百七卷目錄

琴瑟部總論

宋陳陽樂書

絲之屬

琴瑟上

琴瑟中

琴

朱子大全集

琴瑟

琴瑟上

琴瑟中

琴

十徽十一徽

羅泌路史

琴瑟總論

琴瑟部藝文一

琴銘

後漢李尤

琴賦

傅毅

琴論

黃憲

琴賦

蔡邕

又二段

前人

琴賦

晉嵇康

琴贊

前人

琴贊

殷仲堪

琴贊

宋戴逵

琴贊

謝惠連

琴贊

唐李白

王氏廣陵散記

顧况

廣陵散解

韓卓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韓愈

霹靂琴韻

柳宗元

無絃琴賦

張隨

五色琴絃賦

仲子陵

孔子彈文王操賦

薛勝之

送楊真序

宋歐陽修

魚琴賦

梅堯臣

古琴賦

陳襄

清廟瑟賦

陳普

瑟賦

元熊朋來

清廟瑟賦

馮勉

琴賦

楊維禎

琴論

明朱源

樂律典第一百七卷

琴瑟部總論

宋陳陽樂書

絲之屬

絲飾物而成聲其卦則離其方則南其時則夏其聲尚宮其律蕤賓其風景其音哀夏至之氣也先王作樂絃之以爲琴瑟之屬焉蓋琴瑟之樂君子所常御其大小雖不同而其聲應一也故均列之堂上焉

琴瑟上

古者琴瑟之用各以聲類所宜雲和陽地也其琴瑟宜於園丘奏之空桑陰地也其琴瑟宜於方澤奏之龍門人功所鑿而成也其琴瑟宜於宗廟奏之顓帝生處空桑伊尹生於空桑禹鑿龍門皆以地名之則雲和豈禹貢所謂雲土者歟瞽瞍掌鼓琴瑟詩鹿鳴鼓瑟鼓琴書曰琴瑟以詠大傳亦曰大琴練絃達越大瑟朱絃達越爾雅曰大琴謂之離大瑟謂之灑由是觀之琴則易良瑟則靜好一於尚宮而已未嘗不相須用也明堂位曰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

器也古之人作樂聲應相保而爲和細大不踰而爲平故用大琴必以大瑟配之用中琴必以小瑟配之然後大者不陵細者不抑五聲和矣鄉飲酒禮工人皆在左何瑟後首撝越燕禮小臣左何瑟而執越樂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詩曰並坐鼓瑟何不日鼓瑟傳言趙王爲秦鼓瑟皆不及琴者以瑟見琴也舜作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不及瑟者以琴見瑟也後世有雅琴雅瑟頌琴頌瑟豈其聲合於雅頌邪琴一也或謂伏羲作之或謂神農作之或謂帝俊使晏龍作之瑟一也或謂朱襄氏使士達作之或謂伏羲作之或謂神農晏龍作之豈皆有所傳聞然邪

琴瑟中

古之論者或謂朱襄氏使士達制爲五絃之瑟瞽瞍又梓之爲十五絃舜益之爲二十三絃或謂秦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帝悲不能禁因破爲二十五絃郭璞釋大瑟謂之灑又有二十七絃之說以理考之樂聲不過乎五則五絃十五絃小瑟也二十五絃中瑟也五十絃大瑟也彼謂二十三絃二十七絃者然三於五聲爲不足七於五聲爲有餘豈亦惑於二變二少之說而遂誤邪漢武之祠太乙后土作二十五絃瑟今太樂所用亦二十五絃蓋得四代中瑟之制也莊周曰夫或改調一絃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絃皆動其信矣乎聶崇義禮圖亦師用郭璞二十三絃之說其常用者十九絃誤矣蓋其制前其柱則清後其柱則濁有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者有七尺二寸廣八寸者有五尺五寸者豈三等之制不同歟然詩曰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易通冬至鼓黃鐘之

瑟用槐八尺一寸夏日至用桑五尺七寸是不知美
槿槐桑之木其中實而不虛不若桐之能發金石之
聲也昔仲尼不見孺悲鼓瑟而拒之趙王使人於楚
鼓瑟而遣之其拒也所以愧之不屑之教也其遣也
所以論之不言之戒也今太常瑟用二十五絃具二
均之聲以清中相應雙彈之第一絃黃鐘中聲第十
三絃黃鐘清應其按習也令左右手互應清正聲相
和亦依鐘律擊數合奏其制可謂近古矣誠本五音
互應而去四清先王之制也臣嘗考之虞書琴瑟以
詠則琴瑟之聲所以應歌者也歌者在堂則琴瑟亦
宜施之堂上矣竊觀今日郊廟之樂琴瑟在堂誠合
古制紹聖初太樂丞葉防乞宮架之內復設琴瑟豈
先王之制哉

琴瑟下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琴者士君子常
御之樂也樸散而為器理覺而為道惟士君子樂得
其道而因心以會之蓋將終身焉雖無故斯須不徹
也故能出乎樸散之器入乎覺理之道卒乎載道而
與之俱矣然琴之為樂所以詠而歌之也故其別有
暢有操有引有吟有弄有調堯之神人暢為和樂而
作也舜之思親操為孝思而作也襄陽會稽之類夏
后氏之操也訓佃之類商人之操也離憂之類周人
之操也謂之引若魯有關雎引衛有思歸引之類也
謂之吟若箕子吟夷齊吟之類也謂之弄若廣陵弄
之類也謂之調若子晉調之類也黃帝之清角齊桓
之號鐘楚莊之繞梁相如之綠綺蔡邕之焦尾以至
玉牀響泉韻磬清英怡神之類名號之別也吟木沈

散抑抹剔操擗倫齟齬之類聲音之法也暢則
和暢操則立操引者引說其事吟者吟咏其事弄則
弄習之謂則調理之其為聲之法十有三先儒之說
詳矣由是觀之琴之於天下合雅之正樂治世之和
音也得其粗者足以感神明故六馬仰秣者伯牙也
鬼舞於夜者賀賴也得其妙者幾與造化俱矣故能
易寒暑者師襄也召風雲者師曠也小足以感神明
大足以奪造化然則琴之為用豈不至矣哉
朱子大全集

琴辨

陳淳言琴只可彈黃鐘一均而不可旋相為宮此說
猶可至謂琴之泛聲為六律又謂六律為六同則妄
矣今人彈琴都不知孰為正聲若正得一絃則其餘
皆可正今調絃者云如此為宮聲如此為商聲安知
是正與不正此須審音人方曉得古人所以吹管聲
傳在琴上如吹管起黃鐘之指則以琴之黃鐘聲合
之聲合無差然後以次徧合諸聲五聲既正然後不
用管只以琴之五聲為準而他樂皆取正焉季通書
來說近已曉得但緝定七絃不用調絃皆可以彈十
一宮

琴之體是黃鐘一均故可以彈十一宮

如此則大呂大簇夾鐘以下聲聲皆用按徽都無散
聲蓋纔不按即是黃鐘聲矣亦安得許多指按耶兼
如其說則大呂以下亦不可對徽須挨近第九徽裏
按之此後愈挨下去方合大呂諸聲蓋按著正徽復
是黃鐘聲矣渠云項問之太常樂工工亦云然恐無
此理古人彈琴隨月調絃如十一月調黃鐘十二月

調大呂正月調大簇二月調夾鐘但此後聲愈緊至
十月調應鐘則絃急甚恐絕矣不知古人如何季通
不能琴他只是思量得不知彈出便不可行這便是
無下學工夫吾人皆坐此病古人朝夕習於此故以
之上達不難蓋下學中上達之理皆具矣

答吳元士

來教云凡樂黃鐘為宮大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
徵南呂為羽此五者聲律之元也今之五聲獨角聲
不得其正以六十律齊之乃姑洗部依行之聲耳姑
洗部有五律四律合姑洗下生蕤賓部律獨依行一
律合中呂上生黃鐘部律然則今之角聲雖曰依行
實為中呂中呂而下正合還宮之次是以名為中呂
宮而古各清角者以依行本屬姑洗而清於姑洗故
謂之清角內與賓二字當作應鐘是又曰姑洗一
聲十徽律在徽前應在律後者中呂聲高不能生黃
鐘部第一律生黃鐘部第一律者姑洗部之依行也
依行為宮生黃鐘部包育為徵包育生林鐘部謙待
為商謙待生太簇部未知為羽未知生南呂部南呂
為角然則當十徽者正依行宮也十徽以依行為應
故姑洗律在徽前序或然也
今詳此論角聲不得其正發明精到前此所疑皆釋
然矣但依行之說則凡十二律皆自黃鐘三分損益
上下相生以極乎中呂而以琴考之自龍觀以下至
七徽之東凡十二律之位其遠近疎密往來相生亦
與律寸符合京房雖增為六十律然亦十二正律相
生已徧然後乃生執係第十以至依行係第五遂
生包育以極乎南事而終焉其序正與禮運正義六

十調同但自黃鐘右旋歷應無南夷林蕤中姑夾太
大以爲諸宮之次方其未遍十二律以及中呂之時
正律不生于律而琴自南呂上生姑洗亦未見其有
不合而須變以爲子律也今日琴之角聲乃姑洗部
之依行則未知其何自而來忽破此例且將來下生
之時不知其將復爲應鐘耶抑遂爲包育也復爲應
鐘則數不合便爲包育則從此抹過姑洗以下八正
律依行以前四十子律皆成無用矣若曰用正律時
自未應遽用子律自無射爲宮之後方用執始以下
子律則中呂爲宮又自用內負子律而生黃鐘之分
動以下四律初不用依行也至於太簇之形晉爲宮
乃惟汗爲徵依行爲商包育爲羽謙待爲角則是依
行未嘗爲中呂之宮且其短長雖若鄰於中呂而其
分部實居姑洗亦不得而應於十徽也凡此反復求
之竟未之得偶別思得一說具於後段中呂宮調說
中更望垂教

來教云古黃鐘今慢角調三正角姑洗古清角今正
宮亦名中呂宮三清角中呂又曰若下其角聲於大

絃十一徽而取其應則可以復古之正調矣

今詳此說慢角三爲姑洗者從大絃十一徽調之而
應其絃緩也清角三爲中呂者從大絃十徽調之而
應其絃急也以此推之則王侍郎所說直以第一絃
爲中呂者清角法也不知其說是如此否其間尚有
未曉者別見後段

古黃鐘宮調亦曰慢角

今詳來教既曰古黃鐘宮調則此一均正是黃鐘爲
宮正聲之調而琴中聲氣之元也又曰今謂之慢角

調則是今世猶有此調也然不知今之琴曲何者爲
此調何以世俗都不行用而唯以中呂爲宮也且既
知其誤則改而正之似無難者今長者雖知其然而
猶未免有傳習之久莫之能改之嘆則似有未易改
者此又何也又此但以見行中呂宮調緩其一絃以
爲正角則其餘絃之相應者恐亦須有差舛不知合
與不合并行改易若不更易而但抑按以求其合既
謂之黃鐘正宮又似不當如此此皆未曉更望指論

中呂宮調亦曰正宮亦曰清角

今詳來教此但以古黃鐘正調緊第三絃之散聲而
因以爲宮耳雖不得姑洗正角之位然角聲所占地
位甚廣自十一徽之西以盡乎九徽之東皆角聲之
位也今既不循常而欲緊其聲則於其中雖移一律
初亦不出本聲之位不必更以京房子律推之強改
姑洗之依行使屬中呂然後爲得也但既以第三絃
爲宮則其下即便可就按第六絃黃清以爲徵四絃
林鐘爲商七絃太清爲羽五絃南呂爲角皆應於十
則自爲徵羽
宮商如故其上兩絃則聲濁而勝於本宮故不入
調而以爲應宮應徵商應羽
徵聲自爲宮商應羽來教謂以旋宮命之故
曰中呂之宮者正謂此也然詳此調以中呂爲角則
已不得角聲之正以角聲爲宮則又不得宮聲之正
又就少宮少商以爲徵羽而反以正宮正商爲徵羽
之應則其遷就雖巧而顛倒失正亦甚矣以此竊意
或非古樂旋宮正法但不知其自何時而變耳然當
時若私行此調而不廢本曲則人猶得以識其是非
今乃反以所變爲正宮而本曲遂不可見則今之所
謂琴者非復古樂之全明矣故東坡以爲古之鄭衛

豈亦有見於此耶

旋宮諸調之法

以上黃鐘中呂首尾二宮其法略可見矣但其中呂
一宮未有以見其爲古樂旋宮之正法耳若是正法
則其餘十律亦當各自爲宮若非正法則其本調亦
當并考然後其法乃備故古說有隨月用律之法而
來教亦謂不必轉軫促絃但依旋宮之法而抑按之
正謂此也然亦難只如此泛論須逐宮指定各以何
聲取何絃爲唱各以何絃取何律爲均乃見詳實又
以禮運正義之說推之則每律既已各爲一宮每宮
亦合各有五調而其逐調用律取聲亦各有法此爲
琴之綱領而前此說者皆未嘗有明文誠闕典也欲
望暇日定爲一圖以宮統調以調統聲令其賓主大
第各有條理則覽者曉然可爲萬世之法矣

若作此圖先須作二圖各具琴之形體徵絃尺寸

散聲之位然後以一圖附按聲律之位以一圖
附泛聲聲律之位則於宮調圖前所附三聲皆以
朱字別之刻版則爲白字

十徽十一徽

舊疑七絃隔一調之六絃皆應於第十徽而第三絃
獨於十一徽調之乃應故角聲兼應兩律而其餘四
聲皆止應一律前此故嘗請問而角聲兼應兩律之
辨則固已蒙指示矣然依行之說愚意終有所未曉
也已於前章再論之矣至於七絃隔一之應不同在
於一徽則又嘗思之七絃散聲爲五聲之正而大絃
十二律之位又衆絃散聲之所取正也故遂絃之五
聲皆自東而西相爲次第其六絃會於十徽則一與

三者角與散角應也二與四者徵與散徵應也四與六者宮與散少宮應也五與七者商與散少商應也其第三第五絃會於十一徵則羽與散羽應也義各有當初不相須故不得同會於一徵無他說也羅泌路史

琴瑟總論

樂者陰陽之和也聖人者協陰陽之聲制其器以宣其和而已琴瑟者樂之本和者也琴統陽瑟統陰以陽佐陰不可易也是故登歌惟王備琴瑟諸侯則有瑟而無琴燕禮登歌有瑟而已所以別於王也瑟惟陰也故朱裏鼓五絃之瑟而羣陰來琴惟陽也故虞氏鼓五絃之琴而南風至陰陽之應各從其類是以伯牙鼓琴而馬仰秣瓠巴鼓瑟而魚出聽魚水物而馬火物以類應也楊泉曰琴欲高張瑟欲下聲數不踰琴以佐陽也陽主生故其情喜陰主殺故其情悲陰陽并毗則寒暑不成而四時忒矣此帝女之鼓瑟所以動陰聲而悲不能克也故樂性不可苟作也先王以術調鼎以鼎調樂樂和而玉燭調矣詩云琴瑟在御莫不靜好此古之君子無故之所以不徹歟

琴瑟部藝文一

琴銘

後漢李尤

琴之在音蕩滌邪心雖有正性其感亦深存雅却鄭浮侈是禁條暢和正樂而不淫

琴賦

傅毅

歷嵩岑而將降觀鴻梧於幽阻高百仞而不枉對修條以特處蹈通涯而遠遊圖茲梧之所宜蓋雅琴之麗樸乃升伐其孫枝命離婁使布繩施公輪之剗剗遂雕琢而成器發神農之初制盡聲變之奧妙抒心志之鬱滯

琴論

黃憲

徵君燕居中夜鼓琴而歌幽風秦王使左右伺之通於館人館人覺私告於從者曰子之師也鼓琴詠歌其聲鏗鏗然果無心乎從者對曰夫心以生聲聲以成歌歌以暢志若夫子之歌也何謂無心館人曰然則所謂歌者何詩也對曰幽風曰奚取幽風也曰幽風王化之紀也夫子思周室之隆治而詠歌焉秦其望矣曰無刺乎曰鼓琴而音婉以和歌幽風而聲嗙以舒又何刺焉館人謂秦王之左右曰先生無勞竊也請復於君可乎左右返徵君理琴顧從者而言曰吾鼓琴至幽風之亂琴不起必有疑者感之其秦王乎從者對曰館人哉徵君曰館人何爲而疑也對曰館人聞夫子鼓琴而歌卒爾問曰鏗鏗者歌其有心乎弟子應之以心又問曰何國之風弟子告之以幽又問曰有刺乎弟子告之曰美是以知館人之疑也徵君曰甫有心而鼓琴君無心而疑琴琴亦應吾以疑滯吾以情何感而至此哉嗟乎夫人寄於

幻化有有心者有無心者有心而無心者有無心而有心者無其所無而未嘗無有其所有而未嘗有無亦疑也有亦疑也疑則機也機則感於機而應於機機之流於物也無一無萬無巨無杪無遠無近無陰無陽鼓舞化育若知其存若風之噓噓而物竅皆鳴日之照臨而物狀皆明不行而赴不疾而馳此之謂機故禹產於石英契產於燕卵頤皇悟於鳥跡傳說報於夢寐乞人哀而感申喜介子歌而泣文公瓠巴鼓瑟而魚出魯陽揮戈而日反其有心乎其無心乎其感於機乎其應於機乎今吾鼓琴而館人疑館人知也吾弗知也館人疑而琴瑟吾知也館人弗知也吾是以有感乎物機之變易如館人之疑而觸者亦多矣小子識之從者出告於館人館人異其所云入曰夫子鼓琴於堂而有琴玷以爲僕疑也夫子殆得其疑而失其心乎徵君曰此弟子之言也館人曰否頃有秦王之左右二人伺夫子於闕外以犯夫子之琴此左右之疑也從者其誤矣夫徵君撫琴而晒曰左右之伺王命也則疑在秦王也於左右何疑夫疑鬼之門也明神之庭也吾聞君子去疑而存明未聞汨明而蓄疑也故君子遵禮樂以昭明其心遠淫邪以昭明其性躬政事以昭明其動辨忠佞以昭明其志濟糞獨無告之民以昭明其德猶懼其未廣也察諛諂以昭明其過納諫諍以昭明其虛修烝嘗以昭明其敬光庇國家以格於上下神祇是以世享其業子孫必興此後稷文王之所以光裕也秦王以漢室之子孫貴而無輔富而無民恃大臣而不修德疑士而不謀政後有興者亦始皇二世之爲也惜乎吾

不得見左右而論於王館人出從者待而問曰夫子何屑與之論大道也曰吾聞君子無傲以傲而陵人亦侮之以傲而陵君君亦賤之以傲而陵長長亦擊之以傲而陵弟弟亦狎之以傲而陵友友亦遠之是以替名而扞善身必戮焉吾知免於今矣

琴賦

蔡邕

爾乃言求茂木周流四垂觀彼椅桐層山之陂丹華煒煒綠葉參差甘露潤其末涼風扇其枝鸞鳳翔其顛元鶴巢其岐考之詩人琴瑟是宜爰制雅器協之鐘律通理治性恬淡清澹爾乃清聲發兮五音畢韻宮商兮動角羽曲引興兮繁絃撫然後哀聲既發祕弄乃開左手抑揚右手徘徊指掌反覆抑案藏摧於是繁絃既抑雅韻乃揚仲尼思歸鹿鳴三章梁甫悲吟周公越裳青雀西飛別鶴東翔飲馬長城楚曲明光楚姬遺歎雞鳴高桑走獸率舞飛鳥下翔感激激絃歌一低一昂

又二段

前人

閒關九絃出入律呂屈伸低昂十指如雨於是歌人恍惚以失曲舞者亂節而忘形哀人塞耳以惆悵轅馬蹶足以悲鳴

琴賦 井序

晉嵇康

余少好音聲長而翫之以爲物有盛衰而此無變滋味有厭而此不勌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是故復之而不足則吟詠以肆志吟詠之不足則寄言以廣意然八音之器歌舞之象歷世才士並爲之賦頌其體制風流莫不相襲稱其材幹則以危苦爲上賦其聲

音則以悲哀爲主美其感化則以垂涕爲貴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也推其所由似元不解聲音覽其旨趣亦未達禮樂之情也衆器之中琴德最優故綴敘所懷以爲之賦其辭曰

惟椅梧之所生兮託峻嶽之崇岡披重壤以誕載兮參辰極而高驥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鬱紛紛以獨茂兮飛英莢於昊蒼夕納景於虞淵兮旦晞幹於九陽經千載以待價兮寂神時而永康且其山川形勢則盤紆隱深崔嵬岑巖元嶺巖巖岑嶠峴峴峴峴青壁萬尋若乃重巖增起偃蹇雲覆邈峯崇以極壯峴巍巍而特秀蒸靈液以播雲據神淵而吐瀉爾乃顛波奔突狂赴爭流觸巖飢限鬱怒彪休洶湧騰薄奮沫揚濤潄潄澎湃蜚蜚相糾放肆大川濟乎中州安迴逌邁寂爾長浮潛乎洋洋紫抱山丘詳觀其區土之所產毓輿宇之所寶殖珍怪琅玕瑤瑾翕絕叢集累積奐衍於其側若乃春蘭被其東沙棠殖其西渭子宅其陽玉體涌其前元雲陰其上翔鸞集其巔清露潤其膚惠風流其間竦肅肅以靜謐密微微其清閑夫所以經營其左右者固以自然神麗而足思願愛樂矣於是逸世之士榮期綺季之疇乃相與登飛梁越幽壑援瓊枝防峻寧以游乎其下周旋末望邈若凌飛邪睨崑崙俯爾海澨指蒼梧之迢遞臨迴江之威夷寤時俗之多累仰箕山之餘輝羨斯嶽之弘敞心慷慨以忘歸情舒放而遠覽接軒轅之遺音慕老童於驪隅欽泰容之高吟顧茲桐而典慮思假物以託心乃斷孫枝準量所任至人據思制爲雅琴乃使離子督墨匠石奮斤夔襄薦法班

僊騁神鉸會裏厠則密調均華繪雕琢布藻垂文錯以犀象藉以翠綠絃以園客之絲徽以鐘山之玉爰有龍鳳之象古人之形伯牙揮手鍾期聽聲華容灼爍發采揚明何其麗也伶倫比律田連操張進御君子新聲鬱亮何其偉也及其初調則角羽俱起宮徵相證參發並趣上下累應踈疎疎疎疎疎疎疎疎疎和昶而足耽矣爾乃理正聲奏妙曲揚白雪發清角紛淋浪以流離與淫衍而優渥柔奕奕而高逝馳岌岌以相屬沛騰邁而競趣翕曄曄而繁縟狀若崇山又象流波浩兮湯湯鬱兮峩峩悒悒煩冤紆餘容安陵縱播逸霍漫紛葩檢容授節應變合度競名擅業安軌徐步洋洋習習聲烈遐布含顯媚以送終飄餘響於素素若乃高軒飛觀廣廈閑房冬夜肅清朗月垂光新衣翠綵纓微流芳於是器洽絃調心閑手敏觸挽如志惟意所擬初涉淥水中奏清徵雅昶唐堯終誅微子寬明弘潤優游躊躇時拊絃安歌新聲代起歌曰凌扶搖兮憩瀛洲要列子兮爲好仇餐沆瀣兮帶朝霞眇翩翩兮薄天游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激清響以赴會何絃歌之綢繆於是曲引向闌衆音將歇改韻易調奇弄乃發揚和顏攘皓腕飛纖指以馳騫紛攢磊以流漫或徘徊顧慕擁鬱抑按盤桓毓養從容祕翫爾奮逸風駭雲亂牢落凌厲布護半散豐融披離斐韓奐爛英聲發越采采粲粲或間聲錯糅狀若詭赴雙美並進駢馳翼驅初若將乖後卒同趣或曲而不屈或直而不倨或相凌而不亂或相離而不殊或劫倚以慷慨或怨嬖而躊躇忽飄飄以輕邁乍畱聯而扶疎或參譚繁促復疊攢

仄從橫駱驛奔遁相逼拊嗟累讀聞不容息環豔奇
偉彈不可識若乃閑舒都雅洪纖有宜清和條昶案
衍陸離穆溫柔以怡懌婉順序而委蛇或乘險投會
邀隙趣危嚶若離鷗鳴清池翼若游鴻翔會崖紛文
斐尾綵繡離微風餘音靡靡猗猗或樓揔揔持縹
綠激烈輕行浮彈明燼際惠疾而不速雷而不滯翩
絲飄邈微音迅逝遠而聽之若鸞鳳和鳴戲雲中迫
而察之若衆葩敷榮曜春風既豐贍以多姿又善始
而令終嗟姣妙以弘麗何變態之無窮若夫三春之
初麗服以時迺攜友生以遨以嬉涉蘭圃登重基背
長林翳華芝臨清流賦新詩嘉魚龍之逸豫樂百卉
之榮滋理重華之遺操慨遠慕而長思若迺華堂曲
宴密友近賓蘭肴兼御旨酒清醇進南荆發西秦紹
陵陽度巴人變用雜而並起竦衆聽而駭神料殊功
而比操豈笙簫之能倫若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
息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鷗游絃更唱迭奏聲若自
然流楚窈窕懲躁雪煩下逮謠俗蔡氏五曲王昭楚
妃千里別鶴猶有一切承閒筵之亦有可觀者焉然
非夫曠遠者不能與之嬉游非夫淵靜者不能與之
閒止非放達者不能與之無吝非至精者不能與之
析理也若論其體勢詳其風聲器和故響逸張急故
聲清閒遶故音痹絃長故微鳴性潔靜以端理含至
德之和平誠可以感盪心志而發洩幽情矣是故懷
戚者聞之莫不懽懽悽悽愴愴傷心含哀悞悞不能
自禁其康樂者聞之則欲愉歡釋舞踊溢雷連瀾
漫嗟嘯終日若和平者聽之則怡養悅愉淑穆元真
恬虛樂古棄事遺身是以伯夷以之廉頗回以之仁

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惠施以之辯給萬石以之
訥慎其餘觸類而長所致非一同歸殊塗或文或質
總中和以統物咸日用而不失其感人動物益亦弘
矣於時也金石寢聲匏竹屏氣王豹輟謳狄牙喪味
天吳踴躍於重淵王喬披雲而下墜舞鸞驚於庭階
游女飄焉而來萃感天地以致和况歧行之衆類嘉
斯器之懿茂詠茲文以自慰永服御而不厭信古今
之所貴亂曰惜惜琴德不可測分體清心遠邈難極
今良質美手遇今世今紛綸翕響冠衆藝分識音者
希孰能珍今能盡雅琴唯至人兮

琴贊

前人

惟彼雅器載璞靈山體其德真清和自然潔以春雪
澹若洞泉溫乎其仁玉潤外鮮

琴贊

殷仲堪

五聲不彰孰表太音至人善寄暢之雅琴聲由動發
趣以虛深

琴贊

宋戴逵

至人託玩導德宣情微音虛遠感物悟靈

琴贊

謝惠連

嶧陽孤桐裁爲鳴琴體兼九絲聲備五音重華載揮
以養民心孫登是玩取樂山林

琴贊

唐李白

嶧陽孤桐石聳天骨根老水泉葉苦霜月斷爲綠綺
徽音榮發秋風入松萬古清絕

王氏廣陵散記

顧况

衆樂琴之臣妾也廣陵散曲之師長也琅邪王淹兒
女未笄忽彈此曲不從地出不從天降如有宗師存

焉曲有日宮散月宮散歸雲引華岳引意者虛寂之
中有宰察之神司其妙有以授王女於戲天地鄙悵
而絕神明側儻而授中散沒而王女生其閒寂寥五
六百年先王作樂殷薦上帝有不得而聞者鼓鐘時
動敢告於太師

廣陵散解

韓臯

妙哉嵇生之爲是曲也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商主
秋聲六字文粹作其音商主秋聲也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
晏乎又晉承金運商金聲也此字文粹有所以知魏云

之季而晉將代也慢其商絃而與宮同音是臣奪君
之義也此所以知司馬氏文粹有將篡也司馬懿受
魏明帝顧託後嗣反有篡奪之心自誅曹爽逆節彌
露王凌都督揚州謀立荆王彪母丘儉文欽諸葛誕
前後相繼爲揚州都督咸有匡復魏室之謀皆爲懿
父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
室文武大臣咸敗散於廣陵故名其曲爲廣陵散言
魏氏散自廣陵始也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
也其哀憤躁蹙憤痛迫脅之旨盡在於是矣末嘉之
亂其應乎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音者且避晉魏
之禍所以託之神鬼也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韓愈

與衆樂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又樂之尤也四方
無鬪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理
之艱難樂居安之閒暇肇置三令節詔公卿羣有司
至於其日率厥官屬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宜其和
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
少儀於是總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於祭酒之